

经典虽非热点 保护肯下工夫

# 河南济渎庙再现历史雄姿

李 纵

每一座老城几乎都有古建筑，它们或坐落于城内闹市，或分布于城外远郊；或声名远播游人无数，或名声不显门庭冷清。但无论如何，它们中的每一座都记录着一段城市记忆，承载着特定的城市文化。笔者随同一批古建筑专家日前考察的河南省济源市就是其中之一。

## 济水源头的古建筑群

济源市是济水的发源地，在古时济水即与长江、黄河、淮河齐名，位居四渎之一。而在济水的源头地带坐落着一个全国性的大型古建筑群——济渎庙。济渎庙是我国封建社会时期的重要文化遗存，是历代皇帝崇祀祭典的五岳四渎之一，其内汇集了宋、元、明、清多个时代、不同风格的古代建筑。

“这是清源洞府门，是济渎庙山门，明代重修的砖木牌楼，由主楼和左右两掖门组成。系三间四柱悬山造，斗拱为双翘双昂九踩重拱造，主楼四根中柱为通柱，由砖砌厚墙包固，以墙体代替牌楼常见的戗木或夹杆，保留古制较多的明代木构建筑，为河南省明代木牌楼之冠。”古朴大气的朱红色大门前，济渎庙工作人员很专业地向笔者介绍道。

穿过清源洞府门，走进济渎庙，犹如走进了一座古建筑博物馆：庙内现存木结构古建筑始自北宋，历元、明而迄于清，各代古建筑有二十余座，既有河南省年代最早、形制最大的单体木结构建筑——北宋济渎寝宫，也有世所罕见的“工”字形大殿与长廊，堪称有宋以来古代建筑系列博物馆。



济渎庙山门

从重建于元朝的临渊门，到重建于明代的渊德门，再到重修于清康熙年间的玉皇殿以及保留着元代构件、重修于明代早期的木构建筑龙亭，笔者漫步其中，就似正在穿越历史的“长廊”，闻听着森森古柏与袅袅青烟中间传来的晨钟暮鼓，似乎能聆听到其间历史的浅吟低唱。济渎庙总体平面呈“甲”字形，古建筑排列在三条轴线上，整个布局序列清晰，主次分明，前有三门，后有三门，气势宏伟。庙之后部，呈外凸弧形，与后院殿堂并不在一条轴线上，其状呈“金龟探海”之势，令人称奇。

## 传统古建筑承载城市文化

济水曾是夏王朝的贡道，历经数千年的沧桑巨变，1800里河道早已失去了它昔日的雄姿。然而，济水留下来的历史遗迹和文化遗产却依然深深影响着济源这座城市和济源人的生活，济源人对济水的崇敬已经深入骨髓里。

“建筑是凝固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建筑不仅是中国建筑文化的重要方面，是宝贵的物质文化遗产，更是精神文化的重要方面，是宝贵的物质文化遗产，更是精神文化的重要方面，是宝贵的物质文化遗产，更是精神文化的重要方面。”



济渎庙一景

财富。”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单军说。而济渎庙古建筑群，就是济水文化的凝结。

作为隋朝以来历代王朝钦定的祭祀济水与北海的庙宇，济渎庙自隋朝初年建庙之后就成为皇家祭祀圣地、道教活动中心。对济水的祭祀一直被列为国家祀典，为政者“有谨而不敢怠”。自汉代起，朝廷每年派遣重要官员定期致祭渐成礼仪定制。唐宋以来，但凡国之大事，如战争、政权更迭、祈雨甚或皇室成员的生死都要向济水神、北海神祭告。民间的祭祀活动更是频繁有加，唐宋间又封济水神为“清源公”、“清源忠护王”，对祭祀活动更是推波助澜。因此，一部济渎庙的兴衰史，也可以说是古代济水人水神崇拜史的缩影。

庙内的祭祀活动绵延千年而不衰，以此为依托的庙会文化也具有深远的影响。正月里逛庙会祭拜济水神、大年初一烧头柱香、为玉皇大帝庆生辰等等都是当地百姓沿袭多年的习俗。

但是上世纪初期以来，由于济渎庙先后作为办公和教学场所使用，其真正的历史功用被逐步埋没，济渎庙春节庙会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甚至几近绝迹。直到近年来，济渎庙重新启动春节文化庙会活动，逐步复兴这一千年古庙几近绝迹的春节庙会。经过近几年的培育壮大，每年庙会游客量在45万人次左右。“自从恢复后，每年大年初一都要过来拜拜，不然心里不踏实。”一位当地人对我说。

现在，诸如大型祭水表演、元宵灯节庙会、小满庙会等紧紧围绕着济水文化和济渎庙的文娱活动已经成为济源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 树立保护意识不能只看“市场”

“虽然办庙会时期游客量有所

提高，但平时游客确实不多，而且主要是附近游客，外地过来的很少。”济源市城乡规划局局长姚安平介绍道，“但是哪怕如此，我们对于济渎庙的保护也从未掉以轻心过，因为那是济源人的根啊。”

近年来，济源各有关部门先后投入1000余万元，对济渎庙的御香殿等25处古建筑进行保护修缮，将艺术学校、庙街小学、济源文物处等多家单位从庙里搬出，同时完成了排水、消防、绿化、技防监控等工程。

目前，济渎庙作为一个旅游景点，在全国范围看虽然并非热门，其旅游相关收入相对于动辄千万元的修缮和保护费用来说无疑是杯水车薪，但在济源的有关部门看来，对古建筑的保护与利用不能只算经济账，更不能只看“市场”。而近来，国内一些古建筑由于游客稀少、景区管理松懈，导致被盗、卖、拆的案件屡见诸报端，让人痛心不已。专家们认为，传统古建筑的保护容不得“冷落”，不能跟着市场走，更不能让市场“优胜劣汰”。

中国民族建筑研究会顾问车书剑表示：“文化是建筑的灵魂，有文化的建筑才有内涵，才感觉到城市的记忆。”也正因为如此，蕴含着丰富历史文化内涵的古建筑才显得如此弥足珍贵。它们或许并非热点景区，或许没有“市场”撑腰，但毫无疑问它们都是经典。当经典还未成为热点之时，我们更不能松懈，保护意识更应当树立起来。

(本版图片除下图均为资料图片)

# 寻访民族文化的行者

朱悦俊



图为施晓亮(左一)在寻访民族文化途中。晓 回 摄

今年48岁的施晓亮是一个行者，曾以摩托车、越野车为代步工具，5次自驾走遍全国；他也是一位摄影师，拍摄了数万张的各民族的照片，记录了他们的婚丧嫁娶、衣食住行、歌舞、习俗等生产、生活和“非遗”。前不久，笔者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中华民族全家福”影展现场见到了他。寸头，方脸，穿一件棉夹克，扛一架摄像机，和摄影记者们挤在一起，给来自中央民族大学的少数民族学生们拍照。人们想不到，这个貌不惊人的汉子，就是影展的发起人。

施晓亮是山东青州人。青州是古九州之一，1997年，正值而立之年的他干了件有点疯狂的事儿：骑着摩托车用了半年多时间把古九州转了个遍。“这次远行，让我这只井底之蛙跳到了井沿上，看到了外面的世界是如此博大、丰富、精彩，切身感受到了中国之大、中国之美、中华文化之厚重深邃。”施晓亮说。这次远行让施晓亮对民族文化上了瘾，于是，新千年伊始，他自费到中央民族大学研究生院学习，为下一次远行做准备。2001年8月9日，施晓亮34岁生日这天，刚拿到驾照不久的他以“走进56个民族家庭”领队的身份率多家媒体的记者，自驾越野车，开始了将近3年的漫长寻访。一路上，跑坏了一辆越野车，翻烂了十几张中国地图。在与各民族文化家庭的共同生活中，施晓亮发现最精彩的民族文化“活”在乡村里，特别是各民族的特色村寨里，离开了村寨的滋养，这些中国的乃至世界的文化瑰宝就只能成为博物馆和报刊电视上“死”的资料和记忆了。

2011年，施晓亮作为总策划、总领队，如约开始“走进56个民族家庭十年回访”活动。与以往不同的是，随行的一众记者中多了一位14岁的“特约小记者”。施晓亮事先征得即将初中毕业的女儿施哲莹的同意，为她办理了休学手续，“先不读应试教育的万卷书，补上人生必须的行万里路”。媒体记者一般1个月左右更换、接力，而这位“特约小记者”坚持走完了180多天的全程，走过20多个省自治区市，行程8万多里，成为发稿量最大的记者。活动结束后，施哲莹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小记者走天涯》，举办了摄影展《一个女孩眼中的56民族》。

两年前，施晓亮和他的团队有了自己的平台“中华村寨网”，他本人也成为国家民委下属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艺术促进会副秘书长。他把自己以及众多志愿者的摄影作品挂到中华村寨网上，

与人民网、腾讯、搜狐等知名媒体合作举办网上影展，动员各民族的人拍摄全家福，因为有情温度的摄影作品能唤起人们对土地、对家乡的热爱。目前，施晓亮和他的团队搭建的“中华村寨网”，已经成为国内小有名气的民族文化宣传平台。他希望以此为基础，建立期盼已久的“中华民族非遗影像博物馆”。在他的设想中，这是一个在线的博物馆，由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怀有热情的人共同完成。从2014年开始，他计划用10年时间，与伙伴及合作媒体深度走访100个村寨，带动一批人，完成对至少1000个村寨的记录和传播。目前，已有上千位志愿者响应并参与。“遥远、陌生、神秘、稀少、濒危的56个民族的文化遗产是一个内容丰富的宝库，我们只是呈现了其中的一部分，还有更多的需要去挖掘、保护、传承。我和我的团队将乐此不疲。”他说。

# 快生活与慢生活 都看桐庐

黄亚洲



下图为严光垂钓图

桐庐这地方，很是稀奇。感觉上，这绝对是个慢生活所在，山清水秀，一叶扁舟，过日子惬意到骨子里。看看人家严子陵，怎么就不选家乡余姚偏选了这个地方来垂钓，优哉游哉，天子呼来也不去呢？实际上，桐庐追赶时代的脚步不慢，它的脚劲是相当大的，甚至是拽着时代的耳朵走的，桐庐的当代生活快得耳边尽听呼呼声。你想，什么物资都到了快递的速度，昨日定的货今天就有人敲门请你签字，人们能不好好感谢“十大快递居其四”的桐庐帮吗？

申通快递、圆通快递、中通快递和韵达快递，都是经常从我们手边走过的。区别在于，走过我们手心的时候，呈现的是各式快件包裹，走过作家孙侃手心的时候，呈现的是一部报告文学。

我看桐庐，其实，一向就是这种“朝看白鹭衔起水流，暮闻花瓣泳于河中”的境界。说起要去桐庐，基本上也是奔着瑶琳仙境、垂云通天河，至少是高悬灯笼的“外婆家”去的。前些日子，九旬高龄的诗人贺敬之从北京来桐庐，我赶往作陪，又在旧县镇发现一处碧波荡漾的小湖。那天，吐纳着秋日山林空气的新鲜，瞅着没有一点污染的鱼在农家餐桌上被文火慢慢熬着，谈论着叫人心旷神怡的古今诗歌，心里想，真是不枉这辈子的做人了。

然而，在孙侃笔下，当代桐庐人是这样活着的：如今，每当购物狂欢节来临，你就能在较大的民营快递分公司目睹让你无法忘怀的景致：如山的快件不断运来，堆在分拣台上、桌上、地上。从公司老总到分拣工、快递员，乃至文员、勤杂工都已发动起来，连员工的家属也被叫来帮忙。不停运作的有分拣机，也有员工的两只手，现代化手段和原始方法一起上。派送快件的交通工具当然也是五花八门的，民营快递发展之初，靠的是一部电话机、一只包、一辆自行车，此时，它们便又都派上了大用场。

很难想象，在严子陵钓台下生活的当代桐庐年轻人，追赶时代的脚步是这么迅捷。他们也像严子陵老先生一样潇洒地甩出钓线，但他们的钓线是粗壮而有力的，他们拉上的是鲜活跳跳的时代需求。

# 泛舟太湖品船菜

于国源



前些日子我去了一趟江南，应当地一个久未谋面的文友邀请，同游太湖。朋友约了情趣相投的几个好友，租了一艘精美的画舫，行人湖山深处，看渔帆点点，探渔风渔俗。

冬日湖上的风颇有寒意，好在是阳光明媚的好天气，八百里太湖，碧波万顷，波光粼粼，湖中七十二座小岛时隐时现，湖边群山似黛螺一般。湖中岛屿和湖岸青翠的林木中，掩映着桃坞、橘林、茶篱、枇杷园和杨梅园，清新的空气沁入心脾，我们都有了吐气如兰的感觉，仿佛说出的每个字都带着芬芳。

泛舟太湖，同赏美景，不觉已临近中午，当然要吃船娘做的正宗渔家船菜。朋友点了“太湖三白”和松鼠鳜鱼、蟹粉狮子头、酱煮螺蛳、清炖鳊鱼、太湖老鸭煲等菜。“太湖三白”即白虾、白鱼、银鱼，据说烹饪方法是当地渔民数百年相传的手艺，用“活杀、活炆、清蒸、红烧”等方法。佐酒冷盘则是一色的鱼干，有梅鲚

干、醉鲤干、烙鱼干、风鱼干等。我们一边喝酒一边谈天说地，朋友说早在几百年前，当地渔民经常吃“炙鱼”，做法是把刚从湖中捞上来的鲜鱼活杀，然后连皮带肉地用太湖水清炖，再加了酱油，慢火熬制而成，这个做法一直被沿袭下来，也就是今天的“酱烧鱼”，太湖渔民几乎人人会做这道菜。太湖船菜起源于民间，真正走向市场则是近几年的事情，船菜的最早经营者并不是名厨，而是地地道道的渔民，他们继承了传统的烹饪手艺，保持菜肴的原汁原味，鲜嫩可口。对于太湖船菜，叶圣陶老先生曾经这样评价：“船家做的菜是菜馆比不上的，但拆穿了说，船菜之所以好，就在于只准备一席，小镬小锅，做一样是一样，汤水不混和，材料不马虎，自然每样都有它的真味。”是啊！真材实料，做工认真，才会有好味道、真味道。

湖面碧波荡漾，岸边芦苇如画，远处山色迷蒙，坐在船楼品味佳肴，我们不禁被这江南风光陶醉了。忽然间，有清亮的声音升起，是清秀勤劳的船娘唱起了太湖渔歌：“太湖美呀，太湖美。美就美在太湖水，水上有白帆哪啊，水下有红菱哪啊；水边芦苇青，水底鱼虾肥……”我们的思绪随着婉转动听的吴侬软语纵情飞扬，忘了今夕是何年……